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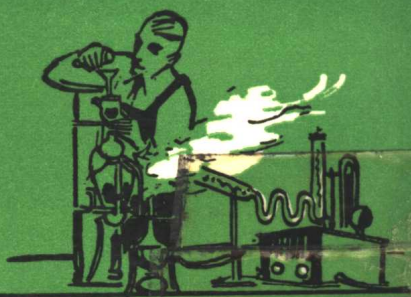
13-9/25



趣味科學叢書

昆虫趣談

董純才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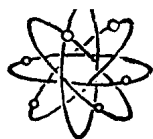


香港國光書局出版

趣味科學叢書

昆 虫 趣 談

法 布 爾 著
董 純 才 譯



香港國光書局出版

趣味科學叢書
昆 虫 趣 談
董 純 才 譯

★
國 光 書 局 出 版
九龍土瓜灣啓明街23號二樓
大 千 印 刷 公 司 承 印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
香港・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1974年9月版
定 價 H. K. \$ 6.00

目次

一	毀壞了的紫丁香	一
二	烏蠅	四
三	蝴蝶	九
四	幼蟲	四
五	老饕	六
六	本能	三
七	繭	六
八	蛹	三
九	木蠹蛾	五

一〇	鞘翅目·····	四一
一一	榆髓蟲·····	四五
一二	穀倉·····	五一
一三	昆蟲的來源·····	五四
一四	穀象蟲·····	六〇
一五	二硫化礬·····	六五
一六	麥蛾和穀蛾·····	六九
一七	蛾子蛀壞衣服·····	七四
一八	步行蟲·····	六九
一九	穀蛟·····	六三
二〇	掘壕者和掘穴者·····	六七
二一	排隊的松站蠟·····	八九

二二	排隊的橡站蠟	九五
二三	帶枯葉蛾	九八
二四	鞦韆戲	一〇三
二五	褐尾蛾	一〇七
二六	食堂	一一〇
二七	金龜子	一一六
二八	金龜子(續)	一二一
二九	葡萄和它的仇敵	一二六
三〇	分類	一三〇
三一	刺芽蟲	一三七
三二	花鬼及其他	一四四
三三	翹搖的仇敵	一五〇

三四	田地·····	一五
三五	菜園里的困難·····	一五
三六	粉蝶·····	一六
三七	夜晚飛的仇敵·····	一六
三八	刺傷了·····	一七
三九	有毒動物·····	一七
四〇	誰幫助我們·····	一八
四一	在櫻桃園和阿列布園里·····	一八
四二	害蟲對鳥類·····	一九
四三	被害的果實·····	二〇
四四	柏干提得救了·····	二〇
四五	忽布田的來賓·····	二〇

四六	尺蠖	二四
四七	蚜蟲	三五
四八	蚜蟲(續)	三五
四九	椿象	三一
五〇	雜種	三四

一 毀壞了的紫丁香

夜裏刮起了一陣大風，在門上鑰匙孔裏呼嘯，在煙囪里怒吼；百葉窗沒有拴牢，在窗鉤上，砰砰磅磅地對着牆壁捶撞。瑜兒忽然驚醒了；他本是睡得平平靜靜的，但是在夢裏有一種不安的感覺通過他的心裏。瑜兒聽聽，他聽見了葉子的高大沙沙聲和樹枝撞擊的颼颼聲。他自言自語的說，『啊呀！我那可憐的麝香豌豆呀，到早晨我看你是多麼一團糟呵！你那多葉的莖會得倒在地上的！還有我那剛開花的金蓮花——我那木犀草花壇，和我那開黃花的紫羅蘭！』我那倒霉的小花園噯！』他再也睡不着了。

愛彌兒比他小幾歲，一點沒有聽見外面發生的事情。讓他睡吧，等陽光來吻他的緋

紅的雙頰，我們且來談談這屋子裏的人吧。

保羅叔叔在村子裏是頂刮刮的園丁。快到櫻桃節季的時候，那些發光的樹枝給纍纍的果實壓得彎彎的，你對着他的這些櫻桃樹的行列，就會驚訝的。還有，梨子比你的兩拳還大，甜蜜蜜的，到了口裏就溶化掉；又甜又香的蘋果，一邊紅紅的，一邊黃黃的；有細藍粉的李子，甜的差不多像蜜一樣；葡萄包在薄薄的皮裏，可以透過皮看到裏面的子；草莓使周圍的空氣都變香了；鮮美的桃子，還有堅果，新鮮的時候，啊，是多有滋味啊！在保羅的園子裏，有多麼好的東西呀！確確實實，他對於怎樣管理果樹，在村子裏比誰都高明，這是沒有人爭辯的。他接枝和修剪樹木，都不像別人；他知道種種傷害樹木的事物，並且會盡力醫治受害的樹木。所以他的園子在許多里之內，被人稱為模範園。

他管理小麥，大麥，紫雲英，馬鈴薯，也得着同樣的成功，因為他對於農事上的種種事非常精通。人們常常來請教他種莊稼的事，有時是從老遠來的，他總是十分情願爲了別人的利益講出他的學問。爲着表示他們的感激和尊敬，鄉下人都叫他保羅先生。他的學

間大半是從經驗裏獲得的，有很多是由書本上得來的，他一生非常歡喜讀書。他的兩個娃娃，瑜兒和愛彌兒和他在一起。

瑜兒是哥哥，很能夠看書；臨帖寫字也很不錯，總不免弄得滿手指墨水，有時還弄到臉上；那是由於太匆忙了，因為他知道寫完了字之後，才能得到准許到園子裏去給石竹花壇澆水。

愛彌兒在講功課的時候，按捺着他的急躁，玩弄着袋子裏的陀螺——他那幾不可少的陀螺。真該死！既有了一個很好的響陀螺，又有了一個石竹的花壇，却又要寫字，講功課，這是多麼討厭呀！可是等到我們長大成人的時候，如果我們又不會寫，又不會讀，那又是多麼不幸啊！

愛彌兒和瑜兒在他叔叔園子裏有一小塊地，他們在這裏種他們愛種的東西。栽種蔬菜花木是他們頂大的樂趣。他們用起鋤頭來，鋤頭對他們的小小臂膀是很重的，他們是那麼熱心去工作，總是弄得很熱，面孔紅得像牡丹。再是澆水，再是移栽，除草，割取接梗，

用破玻璃杯像鐘樣罩着它，栽種幼苗，他們總沒有耐心幼苗好好生長。愛彌兒昨天栽了六粒四季豆。他已經把它們挖起來了三次，看它們怎樣生長。瑜兒不會像那樣傻。他很懂得要種子發芽，必得放在地裏不去動它。

這位叔叔拿善意的眼光看着這些園藝的娛樂，並且還拿花木的禮物鼓勵他們，相信這類孩子的玩耍將來可以變成重要的職業。在給瑜兒的那些灌木當中，有一棵極美的紫丁香，它的花球已經開了幾天。昨天，這棵灌木放出香氣，瀰漫空中，蜜蜂和蝴蝶都很熱心地歡迎它；今天早晨，整棵倒在地上——葉子萎了，花球凋殘了。這可憐的孩子的憂懼，竟成了事實。小小的園子給風掃蕩了，麝香豌豆的卷鬚給吹散了。頂糟的是紫丁香被毀壞了。人會得爲損失哭泣的。瑜兒含着兩眼淚水，跑到叔叔那兒。愛彌兒跟着他，很同情他的煩惱。

叔叔得到紫丁香弄毀的報告，就安慰兩個孩子，答應再給他們一棵紫丁香，像頭一棵一樣好。想了一想，他說：「這是不可能的。風沒有那麼強，能吹壞這樣大的灌木。一定是先有那個壞蛋搗亂，昨夜的風才得結果它。」

瑜兒：壞蛋——壞蛋嗎？但是村子裏沒有人這麼壞，夜裏跑來弄弄人家的園子，跟人搗亂尋開心。

保羅：乖乖，那是我知道的；這兒不會有人做出那樣下流的勾當。我說的壞蛋，一定是一種烏蠅，一種幼蟲。我們去看看紫丁香吧。

叔叔一猜就猜到了。紫丁香的樹幹，給蛀了一個孔，充滿了蛀碎の木屑；由這孔發出一條曲折的隧道，顯然地向上通到枝子裏。順着這條彎來彎去的長管道，木質全變成了一種褐色碎片，所以樹幹若果沒有樹皮，是很難團結在一起的。

瑜兒：風吹倒了我這美麗的紫丁香樹，我現在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看哪，樹幹完全空了哩。

保羅 沒有昨夜的災難，這棵樹也要很快枯萎的。牠很難來得及開完花的。風只不過催它快點完結罷了。

愛彌兒 我完全明白了這損傷，可是弄出這損傷的東西在那裏呢？

保羅 牠躲在這隧道的盡頭。

保羅 叔叔拿起鈎刀，把樹幹砍成兩半。在這隧道的盡頭，看見一個肥胖的烏蠅，在隧道裏填滿了木屑。『這就是那罪犯。』叔叔說。他搖搖那樹幹，烏蠅就落下來了。

愛彌兒 可惡的東西，毀壞了紫丁香，真不要臉！

愛彌兒 舉腳踏那烏蠅，叔叔當時就止住了他。

保羅 等一等，小朋友。我已經答應再給你們一棵紫丁香。如果你們要這紫丁香長命，難道不應該知道烏蠅麼？烏蠅將來說不定要毀壞這紫丁香，跟毀壞前一棵一樣哩。難道你們不應該明白這可怕的烏蠅的生活史，好對牠爭鬥，把牠的種類從園裏驅滅掉嗎？兩個孩子接受了叔叔的有理的勸告。頂好是不踏死那烏蠅，先觀察牠，好知道牠是

怎樣長成的，怎樣生活，怎樣跑進木頭裏。照這樣做，我們以後就可以預料牠的詭計，防止牠的禍害。知道了敵人的活動計劃，敵人就被打倒了一半。保羅拿烏蠅放在掌窩裏。孩子們看見叔叔捉那可怕的烏蠅，是那麼鎮靜，似乎很驚訝。

瑜兒 會咬你的，叔叔。

愛彌兒 恐怕還要對你放射毒液哩。

保羅 你們兩個都是胡說。記住吧，沒有烏蠅有毒的。你們可以去捉牠，一點危險也沒有。只有少數例外，生着刺毛，頂糟的也不過是刺毛使人發癢。至於說咬我，這可憐的動物，想也不會想到那樣做的。另外，牠又能對我怎樣呢？只不過抓抓我的皮膚，像愛彌兒的小手指用指甲抓抓一樣。這就完了。

瑜兒 可是人家說你要是碰着烏蠅，烏蠅就會傷人的。

保羅 的確，他們是這麼說，但是一點道理也沒有。保羅叔叔的姪兒們不應該有這樣可笑的恐懼，不應該嚇怕一種沒有害的烏蠅。

叔叔的話使瑜兒和愛彌兒放心了，他們拿手指在蟲背上摸來摸去。並且據說從那次之後，他們確是拿過許多烏蠅，用手捉近來觀察，從來沒有不舒服的印象。

保羅現在你們相信了，我們來看看這蟲像個什麼樣兒吧。這烏蠅大概有筆頭那麼大。顏色灰黃，只有頭和腳是黑色，有光澤。一看見那小毛疣——每個疣上有一根毛——就可以認出牠；這些疣很有規則地散佈在全背上。

瑜兒這是一種很簡單的說明，我會記得的。但是如果我再遇見這可惡的蟲在地上跑，我担保牠不要再想咬壞紫丁香樹了。

保羅你忘了，小朋友，這些烏蠅不會在地上跑的；牠們在樹木裏面，看不見的。

瑜兒對了。那末再有什麼呢？

保羅再有什麼嗎？你們必得知道牠們的一切情形，只要你們願意在適當的時期去追究牠們。首先我可以告訴你們每個烏蠅都會長蛾蝶。在我手上的這一個，如果牠在紫丁香樹幹裏再停留幾個月，就會長成一個有藍斑的美麗的白蝴蝶。

愛彌兒 我請求你，叔叔，把這蟲放回木頭裏，不要傷害牠；如果你這樣辦，我們將來全可以看見那美麗的蝴蝶。

保羅 那樣做是很笨的；我們的樹木要受損失的。我們可以把牠暫時放在玻璃杯裏，因為我要給你們看見牠是怎樣變成的詳細情形。在我的盒子裏，有這種蛾子，你們明天可以看見的。

三 蝴蝶

第二天，愛彌兒和瑜兒觀賞着園子裏花間飛的蝴蝶。牠們多可愛呀，牠們互相對說着——真是可愛。有些有深紅底子和紅條紋的翅膀；有些是鮮藍色，有黑圈兒；有些是硫黃色，有橙色斑點；又有些是白色，翅尖兒上帶着彩虹的種種色彩。在牠們的頭上，都有一對細角，就是一對觸角，有時一同豎起，有時伸開像羽毛。在頭下面，有一個長吻，是一個吸管，像頭髮一樣細——捲成螺旋形。它們飛到花前，旋開吸管，插進花冠的底部，吸一滴甜